

王 干 主编
凡一平 杨少衡等 著

非常 审问

陷在贪婪泥沼里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如果通过审查，前途仍旧是一片光明吧？
可是面对非常审问，谁还能成为漏网之鱼……

非常 审问

UNUSUAL
INTERROGATION

王 平 主编
凡一平 杨少衡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审问 / 王干主编; 凡一平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00-2217-1

I. ①非… II. ①王… ②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4793 号

非常审问

王干 主编 凡一平 杨少衡 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伊然
特约编辑 冷静
装帧设计 梧白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黎紫薇
营销统筹 姜涛
责任印制 张军伟 付媛媛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20 字数 31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217-1

定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远处的雷声 / 杨少衡	001
你没事吧 / 杨少衡	047
泄密者 / 李治邦	061
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 / 艾玛	091
古时候那头驴 / 杨少衡	105
非常审问 / 凡一平	151
佛爷 / 李治邦	189
金山寺 / 尤凤伟	209
闪电 / 余一鸣	233
请你去钓鱼 / 曹军庆	247
换个环境 / 张力	263

远处的雷声

◎杨少衡

上级正在考虑相关官员的挑选，以及进退留转，这时的举报尤其具有杀伤力。一些开明点儿的领导可能不会把这当作问题，外甥打灯笼——照旧（舅），那是人家私事。却肯定另有一些人会产生疑问，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具体而言，这一次查无公车，以前呢？每一次都自己走着去吗？问题还可以扩展开：外甥与舅舅之间谈些啥？光是监狱伙食怎么样吗？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许琪案中，迟可东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吗？这个迟可东可靠吗？可以重用吗？

杨少衡 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53 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69 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 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市机关部门工作。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地下党》《风口浪尖》；中篇小说集《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你没事吧》等。

迟可东在前往省城的路上得知了那起车祸，消息来自秦健。

“出事地点在河源乡朝天岭，是一辆货车，一死一伤。”秦健在电话里报告，“货车驾驶员死了，一个女子受重伤，女子身份已经确认，是李金明的妻子。”

迟可东不禁一怔，“消息确切吗？”

“确切。”秦健非常肯定。

据秦健了解，李金明的妻子伤势严重，濒临死亡，被急救车送到县医院时已经休克，目前还在抢救。医院方面已经知道伤者丈夫是城关镇镇长李金明。

秦健这个电话没有其他事情，专题报告李金明相关事项。秦健总能知道哪些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给迟可东，他也总能先人一步掌握必要信息。秦健此刻在省城，奉迟可东之命处理一项棘手事务，人不在县里，不可能恰巧亲自经过车祸现场或在医院偶遇急救车。李金明妻子车祸受伤与秦健毫不相干，相距甚远，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似乎不该由他来紧急报信，但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的还是他。

迟可东立刻挂电话找李金明。对方手机忙音，接不通，此时此刻可以理解。于是迟可东转挂方文翰，方文翰是县医院院长。这个电话一打就通。

方文翰证实了秦健所报情况。他说，他也是刚从本院外科主任那里得知的。

“伤员情况怎么样？”

方文翰报称情况很不好。伤员生命体征微弱，可能撑不住。

“请方院长亲自关心一下，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抢救。”迟可东交代。

“明白。迟书记放心。”

“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

“明白。”

刚跟方文翰通完电话，李金明的电话到了。他显然是看到手机上显示的未接电话记录，赶紧给迟可东打回来。

“我是李金明。迟书记有什么交代？”

他的嗓音略哑，未显出太大异常。他没提起自家刚遭遇的意外，可能以为迟可东打电话是要谈什么紧迫工作。

“你妻子怎么样？”迟可东直截了当问。

李金明突然“哇”一下哭出声来。

“不行了，快不行了。她呀……”

迟可东即轻喝：“别慌。沉住气。”

李金明立刻停嘴，听筒里还有抽泣声。

迟可东说，他已经交代县医院全力抢救，院方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此时此刻，李金明要把自己撑住，无论如何，冷静面对。

李金明哑着嗓子回了一句：“谢谢书记。”语调很低沉。

迟可东收了电话。他心里有一丝异样感，出自李金明突然发出的那个哭声。迟可东没想到李金明会如此反应。以往只听说李金明内政有些负面，老婆个高人丑醋劲儿大，据传曾被李金明“家暴”过，影响不佳。待到飞来横祸，李金明这一哭很传神，听起来像是夫妻感情不错，不似外边传说那般又痛又痒。

赶到省城已近黄昏，轿车驶下高速公路口时，陈治的电话来了。

“到哪里了？”他问。

迟可东报称已经下了高速，这个时段交通拥堵，进城还得花点儿时间。

“别急，等你。”陈治说，“我给你一条短信。”

此刻陈治已经在包厢里了，那里有个饭局。该饭局属私人聚会，非公款宴请，但是肯定不是陈治拿自己的工资买单。

陈治是迟可东的老熟人兼老同事。迟可东被派到下边当县委书记前，在省发改委当处长，当时陈治也是处长，两人关系不错。迟可东调离后，彼此还经常来往，既因私谊，也有需要。时下基层报项目要经费，免不了要过发改委一关，这一关好比隘口，把守隘口前门的就是各处处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处长放

行，接下来的事就顺当得多。陈治是资深处长，处事干练，为人活络，是眼看就要“继续前进”的那一类官员，值得基层官员们重视。身居上层，陈治当然免不了也有些事需要基层官员相帮，例如节假日带老婆孩子到乡下放松放松，钓钓鱼看看风景，得有个下边管事的发个话帮助安排。这当然只算小事。这一次陈治找迟可东，肯定不是为了钓鱼，迟可东心里有点儿数，大致猜得出可能是什么。

迟可东家在省城，对他而言到省城开会也算回家。这一次省里会议只有半天，时间很紧，迟可东原本打算进城后直奔家门，探望父母妻女，而后再去会议宾馆报到。不料几小时前刚刚上路就接到陈治电话，抓他一聚。陈治知道迟可东要来开会，也知道他一向来去匆匆，因此特意把饭局安排在今晚，先逮住再说。迟可东不能不把陈治的邀请当回事，即在电话里应允。此刻迟可东刚下高速，陈治的电话就追到了，可见陈大处长盯得很紧。

陈治把当晚安排的地点用短信发了过来，是在省城东侧一个住宅小区。迟可东赶到该小区，这里有三幢崭新的高楼。按照陈治短信指点，迟可东进了其中一幢楼，坐电梯上到十六层，该层有两户，门口钉着房号，外装修与普通居民住宅无异，里边却是一家特色餐馆，提供野味和私房菜。饭局设在这里相当避人耳目。迟可东到达时，包厢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迟可东大多认识，都是这个厅那个厅的处长们，其中有一个人不是处长，却显然是当晚饭局的一大要角，迟可东估计会在这里碰上，果然不出所料。

陈治指着那个人，笑着问迟可东，“知道他吧？”

迟可东笑笑，“原来是石清标石老板召集开会呀。”

陈治笑道：“人家当老板，比在座哪个处长都有钱。今晚咱们不替他省，尽管狠狠开会，把他吃个底朝天。”

石清标拱手道：“谢谢迟书记给面子。”

迟可东起身说：“石老板，咱们到外边说几句话。”

陈治让迟可东别急，一会儿上菜了，边吃边说。迟可东点头称那也行，却又抓着石清标的袖子，把他拉出包厢，坐到厅里的沙发上。

“有什么话尽管说。”迟可东直截了当。

石清标也直截了当。他告诉迟可东，他跟陈治早就相识，所以先请陈治出个面。如果不行，那么还有其他人。省里的领导，市里的周宏，迟可东需要请出谁

才行？

迟可东说：“哪一个都不需要。别那么费劲。”

“简单点儿当然更好。你到底要什么？”

“你很清楚的，别的都不需要，除了那两条水坝。”

“拿它们能干什么？难道养鱼？”

“用不上。炸掉。”

“真的吗？”

“我总说假话吗？”

“可你做得到吗？”

迟可东笑笑，“做不到。”

石清标也笑，“迟书记很清楚嘛。”

迟可东劝说：“我清楚我们开出的条件已经不错了。石老板接受条件，那就是双赢；如果不接受，今晚这顿饭钱就是白白扔进水里。”

“我只有这两个饭钱吗？”

“石老板的饭钱多，能省还是省点儿好。”

“感觉你好像不想通融？”

“我们一直很有诚意的。”

石清标忽然转口，“李金明老婆的事，迟书记听说了吧？”

迟可东心里一怔，脸上不动声色，“石老板消息灵通啊。”

“眼看要死了。报应。”石清标说。

“不会是石老板干的吧？”

石清标称这种事情是两辆汽车自己干的，背后当然老天爷有份儿，虽然他也想干，却不能跟老天爷争功劳。李金明戴一副眼镜，号称镇长，其实就是个土匪，绑票派单，抢坝撕票，活该死老婆。

“居心不善。”迟可东说，“希望石老板真的相信报应。”

恰在这时陈治从包厢走出来招呼，“上桌吧两位。边吃边说。”

迟可东把陈治拉到沙发上坐，指着石清标说：“石老板先请进吧，我跟陈大处长还有点私事要谈。”

石清标起身离开。陈治问：“没谈妥？”

迟可东说：“已经谈妥，都清楚了。”

陈治松了口气，“妈的，总算完成任务。”

“你怎么给他抓住了？”

“这家伙关系特别多，上层有人，你知道的。”

迟可东说：“现在我最怕这种人。”

陈治笑，“你未必真怕。防着点儿，别去招惹也对，特别是现在。”

所谓“特别是现在”有特殊内涵。陈治告诉迟可东，最近省里全面考核省直厅局班子和后备干部，眼看着要有一轮干部变动。这对大家来说就是机会。

迟可东即打趣说：“陈治厅长指日可待了。”

陈治笑道：“当初迟可东厅长眼看有了，不是你自己不要，跑去当什么县太爷吗？”

“我有那么牛过吗？”

“不说那时，说现在。”

陈治说，按照以往做法，省直班子弄完后，接下来就是考察地、市的干部。迟可东本来就在后备名单中，下去这么久了，这回应当有戏。值此重要时刻，千万不要招惹麻烦。

迟可东自嘲：“我这些天高兴啊，走路光怕自己绊了脚。”

他告诉陈治，省里的情况他在下边也听说了。如果按资历，他应当有点儿戏。目前本市各县书记中，他的任职时间比较长，如果加上省发改委当处长的那几年，可算资历第一。政绩什么的也算比较突出。最近一段时间里，县里县外到处风传，说他要走了，高升提拔了，弄得成天有电话前来预祝。怎么回事儿他自己却很清楚，高升提拔那些事儿，心里想要，感觉应该，期待期待可以，却不能当真，因为他肯定没有戏，只能跟着看热闹，替陈治厅长操操心鼓鼓掌。

“没那回事儿。”陈治不同意。

“这个我有自知之明。”迟可东说。

他拿一个专业术语跟陈治调侃，问对方是否听说过“浮选法”？陈治很诧异，不知道迟可东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迟可东称自己大学读冶金，毕业后在钢铁厂干过，半路出家当处长做县委书记，有时忍不住还爱摆弄一点儿本行术语。所谓“浮选法”是铁矿常用的一种选矿手段。铁矿石开采出来后，并不能直接拿去炼

铁，必须经过选矿环节。该环节简单说就是用合适的药剂把精铁颗粒捕获并浮选出，让它们跟脉石等无用矿物颗粒分离。浮选法有“浮选”“反浮选”之分，有一种“阳离子反浮选法”用脂肪酸类当捕收剂，它能把没用的脉石矿物颗粒捕捉住，粘在泡沫上供刮除淘汰。

“我就是那种一眨眼就让脂肪酸逮住，拖出来浮到泡沫上的颗粒，任怎么挣扎都没用，注定要被淘汰。”迟可东自嘲。

“为什么？”

“本人成分不好啊。”

陈治不同意，“你舅舅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陈治同志要是一步到位，坐进省委会议室说话拍板，那该多好。”迟可东感叹。

迟可东的舅舅许琪早几年曾任常务副省长，权倾一时，此刻却在监狱里服刑。许琪是因腐败案发被查处的，当时迟可东也受牵连被审查，后来终得解脱。该案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迟可东，其影响既在现实中存在，也无形地压在他心上。

陈治抓起迟可东的手腕，声称要给迟可东把一下脉。迟可东不吭声，伸长手臂配合。陈治看着迟可东的眼睛，不说话。

迟可东问：“不要紧吧？陈医生？”

“是心里有病。挺麻烦。”

迟可东把手抽回来，笑笑，“我自己还能对付，谢谢陈医生。”

他告诉陈治，眼下自己情况尚好，外面虽有风吹草动，心中相对平静，不再过多考虑人的问题，主要考虑鱼的问题。

“果然有病！”

迟可东道：“我得先告罪，不能在这里吃饭了。”

他说自己必须赶紧回家，家中老小有点儿情况，等着他回去商量。当晚本来他应当直奔家门，接陈治电话后，他知道这边肯定有些好事，所以先赶过来，事情说完就不待了，赶紧走。日后找个机会再聚，好好吃个饭。

陈治问：“难道怕跟石清标坐一起？”

“就像老鼠怕见猫。”

“骗不了我。”

陈治力劝迟可东留下，既然来了，总得吃点东西，不喝酒哪怕喝口汤也好。石清标的事能办则办，不能办也可以坐下来商量商量，没必要搞绝。迟可东不听其劝，坚决婉拒，匆匆离开了那里。

迟可东家住省城西北一个小区，离此地有二十分钟路程。在往家里赶的路上，迟可东给秦健打了一个电话。

“你们明天上午继续谈吗？”迟可东问。

“是的。书记有什么交代？”

“告诉他，我们现在提的那几条是最后条件，不接受就免谈。”

秦健声音顿显急促，“这，可能会破裂。”

“告诉他，破裂责任在他，一切后果自负。”

“不留余地了？”

“不留余地。”

“这个，这个……”

“就这样办。”

“明白。”

“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好的。”秦健忽然问，“书记跟他见过了？”

“谁告诉你的？”

“他说会跟书记聚一聚。”

“别管他说什么。”

“明白。”

电话里讲的“他”就是石清标。此刻秦健与一位副县长奉迟可东之命，带着一帮人在省城，就是在与石清标协商谈判，内容是落水河电站的整治。这件事情很棘手，已经经过几轮商谈，接近最后摊牌了。

二

落水河虽名不见经传，却是本县的母亲河。这条河发源于邻县山地，从河源

乡进入本县，流经下游三个乡镇，从县城南侧绕过，东行二十余公里注入桃江。落水河水量充沛，水利资源丰富，建于其干流上的落水河电站位于县城上游五公里处，是当年县里一个招商项目，被省城的水电开发商石清标以优惠条件获得，其中情况比较复杂。

石清标履历很特别，曾经是省城有名的一大公子，其父多年担任省委副书记，极具影响力。石清标本人长期从事公职，当过省水利厅的处长，手中控制着项目审批报批的若干环节。当年他利用显赫背景和职权之便，在审批项目过程中一手遮天，采取许诺、拖延、压制、鸡蛋里挑骨头等手段，迫使项目呈报单位听他安排，把工程交给他指定的关系企业，这些企业后边其实都罩着另一家企业影子，就是他以妻弟名义办的一家工程公司，承揽水电工程业务。这种事情做多了自会露出马脚，免不了有人看不过，愤而举报，石被有关方面查处。当时石清标的父亲已因病过世数年，人虽不在，但留有不少上层关系，石清标拼命运作，破财免灾，最终勉强脱身，没被抓进牢里，但是从此再也无缘“石处”。他弃官从商，充当起自家公司的掌门人。石清标很会来事，依托父亲留下的旧关系和自己担任公职期间积累的大量专业资源与人脉，下海后他的公司从承揽工程转而发展到介入水电开发和经营，不断扩张发展，目前已经在全省各地拥有十几座水电站，本县落水河电站只是其中一座。

落水河电站的招商、建设与投产，都是迟可东到任之前的事情。迟可东到任后曾听到议论，说石清标空手套白狼，拿项目还拿优惠，都是靠关系和钱摆平，查下去肯定一屁股屎。虽议论犹存，但时过境迁，人们只是说说而已。

去年春天，落水河电站忽然被列入一份名单，引起各方关注。当时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季节，全省各地对水库、电站等水利设施做了一次突击检查，落水河电站大坝在检查中骤然出名，被发现存在多重严重隐患，包括坝身变形、坝体裂缝、坝基渗水、坝肩与山体接合部存在白蚁危害等。落水河大坝离县城仅五公里，其严重隐患直接危及县城，必须尽快解决。根据检查的情况，有关方面责成本县采取措施整改，县里迅速研究处理办法，由迟可东亲自负责。迟可东带着相关部门人员到现场察看，深入了解情况，这才清楚落水河电站大坝隐患看似突然发生，实则由来已久。该坝从建成使用时起，就不断有问题出现，严重时接近于吃黄牌，最终都悄然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被弱化以致被屏蔽，未

曾传递到县领导层，没能引起注意。这是因为电站老板石清标“有本事”。凭借各种关系，石清标总能及时得到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及时在市、县两级水利部门把事情摆平，化解掉，没让问题成为问题。其中有两次情况比较严重，原本是过不了关的，石清标手眼通天，有办法让省水利厅一个领导出面给几条指示，让其“自行整改”，电站方装模作样搞点修补，事情就过去了。落水河电站大坝问题几经掩盖，不断积累，终有一朝暴露的时候。这一回省里的突击检查在组织方式和人员组成上有新变化，加之石清标当时出国旅游，一时顾及不暇，问题才得以暴露。

迟可东感慨道：“我们居然这么‘耳聪目明’！不知不觉让一颗炸弹睡在眼皮底下。这样下去还了得！”

他主持研究处理意见，决定命落水河电站即刻停产整顿，禁止蓄水发电。决定刚一做出就遭到石清标强烈反弹，石清标指称本次检查有失误，专家组中有人出于个人好恶，夸大落水河大坝的所谓“隐患”，将以往曾出现并已解决的个别枝节问题无限放大。石在质疑检查结果的同时，强调即使存在若干问题，也不影响大坝正常运行使用，不应强令停产。他迅速行动，从外边找来几位专家到现场察看，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异议，并极力活动，通过一些上层关系软硬兼施，试图改变县里决定。迟可东不予理会，严命县里相关部门给电站一个强硬指令，限期自行停产，否则县里将强制执行。石清标在最后通牒时间来临之际不得不低头听命。而后又继续活动，试图如以往那样做点儿修补姿态进而重启。他通过各种渠道重点公关迟可东，因为迟是县委书记，可以决定拍板。迟可东不为所动，紧抓不放，迅速安排专家进一步论证。专家们对该大坝情况颇多担忧，处理意见倾向严厉，一些专家提出修补整顿已经不能解决隐患，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现存大坝毁弃。落水河电站效益好，犹如石家一只金母鸡，迟可东摆出架势要杀这只金母鸡，石清标哪里能服，双方相争趋向激烈。

去年底，迟可东派了县纪委书记秦健，连同一位分管水利的副县长出面，开出若干条件与石清标直接协商。该项业务不属于纪委部门工作范围，迟可东却以加强领导，强化监督为理由，安排秦健介入。这个安排对石清标有一定压力，因为石清标当年拿下落水河项目后议论不少，涉及若干负责官员，如果来一个秋后算账，对石清标也是麻烦。秦健本人比较好事，他愿意接这个任务。数月时间里

秦健几上省城，带队开展工作，与石清标多轮接触，千方百计协商。石清标始终不承认大坝存在重大隐患，不在关键问题上松口。协商期间不断有来自高层的声音了解过问，对迟可东形成压力，事情越拖延越显得棘手，迟可东面临重大抉择。

迟可东在省城开了半天会，当日下午驱车返回县里，黄昏时分赶到。他没有去宿舍或办公楼，直接让司机把车开进县医院。到达重症监护室时，方文翰与李金明已经等候在门外了。李金明本人面容憔悴，一副眼镜在他脸上忽然显得宽大，眼镜后边眼神略显呆滞，这两天对他一定非常难熬。他似乎还撑得住，问候迟可东时嗓音嘶哑，却已经基本正常。

李妻还在抢救中。从前天李金明哭诉“快不行了”到现在，二三十个小时过去，李妻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说不上好转，也还撑着。这与医院和医生的全力抢救关系莫大，迟可东的关注起了作用。迟可东从省城开会回来，立刻到医院探望伤员，表明对该伤员格外重视，虽无直接疗效，对抢救却有重大影响。

迟可东看了伤员，这实际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妻。李妻鼻孔里插着管子，人事不省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医院的被子，看不出有多高大。让迟可东感觉意外的是，昏迷中的李妻面容平静，看上去并不显得特别扎眼，不像外界所传“个高人丑”那般惊世骇俗。在病床前，方文翰扼要介绍了李妻的伤情和医院的抢救措施，迟可东听罢还是那句话：“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抢救。”

一行人悄悄退出病房。李金明、方文翰把迟可东送到轿车旁，迟可东跟李金明握手时问了一句：“你还行吧？”

李金明哑着嗓子说：“书记放心。”

“怎么会弄成这样？”

李金明苦笑，没回答。

迟可东用力握了一下李金明的手，而后放开，上车离去。

他在车上颇感慨。

李金明的妻子在河源乡境内遭遇车祸，其中有些缘故。河源是李金明夫妻的老地盘。李金明夫妇都是外县人，因李金明大学毕业到本县工作，一家人才定居本县。在担任城关镇镇长之前，李金明曾在河源乡工作多年，从乡农技站的食用菌技术员干到副乡长。李妻没有固定职业，携子随夫待在河源。李金明任副乡长

后，李妻被河源农技站聘用，做食用菌技术员，接其夫之任。当时有人开玩笑，称河源乡蘑菇要么一副眼镜，要么个高样丑，讲的就是这一对夫妻档。李金明调到城关镇后，老婆孩子跟着搬到县城，城关镇不种蘑菇，李妻进了城关小学当临时工，打杂。他们夫妻俩与河源乡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李妻，双休日、节假日经常搭车回河源“看蘑菇”。李妻出车祸当天是星期天，她所搭乘的便车是一辆货车，当天拉一车水泥到河源。货车行经河源乡朝天岭一个公路险段，闪避一辆轿车时意外倾覆，从路面摔到沟底，造成人员死伤。交警部门现场调查，认定责任在货车一方。该车已接近报废年限，机件磨损严重，却又违规严重超载，以致遇险时反应迟钝，遭遇飞来横祸。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这场车祸应当属于意外，或如石清标所言，是老天爷干的，与暗杀谋害无涉。

这场悲剧原本不会发生，此前李金明已经答应与妻子一同回河源，李要去河源乡政府联系一项公务，可以把李妻捎上。不料事情骤然生变，李金明带人处理急迫事务，几天几夜没有回家。星期六晚间，李金明给妻子打来电话，称事情忙不开，他没法脱身，星期天去不了河源，另找时间再说。李妻性子急，不愿意多等，决定自行前往，临时找人联系便车，一头扑进了车祸里。

这几天李金明处理的急迫事务是什么呢？落水河电站大坝。此刻有一个工程组住在该电站里，夜以继日地在大坝上穿梭，做现场勘察，研究设计一个工程方案。李金明带着城关镇若干工作人员，与工程组一起驻扎于电站，协同处理相关事务。该工程组将制订的工程方案包括大坝爆破以及清理残渣疏通河道两个主要部分，其内容听来相当震撼，具有若干吨 TNT 炸药爆炸当量，其实未必真能实施，更多的只属于备选范围，带威慑性质。这是秦健在省城与石清标协商背后的一项配套措施，意在施加压力，让石清标接受谈判条件。用迟可东的“反浮选”术语比喻，如果秦健是脂肪酸，要在协商中把石清标拉到协议上签字，李金明和工程组就是搅拌机和鼓风机，要形成足够的动荡和泡沫，迫使石清标跟着秦健一起浮上来。

该工程组来自省城一家大型工程公司，是迟可东亲自打电话请下来的。落水河电站属于私营企业，没有企业主的认可，类似工程组不可能进驻开展工作。在无法得到企业主认可的情况下，必须借助行政力量才行。落水河电站位于城关镇境内，李金明有属地管辖权，李金明是学农的，食用菌技术员出身，现在必须来